

學習參攷材料之一

改造我們的學習

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教務處編印

一九四九年六月

目 錄

一 改造我們的學習

毛澤東

二 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毛澤東

三 反對黨八股

毛澤東

改造我們的學習

毛澤東

（這是一九四一年五月我在延安幹部會上的一个講演，現按當時講演提綱整理發表，以供同志們討論。）

我主張將我們全黨的學習方法與學習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一

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互相結合的二十年。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黨在幼年時期，我們對於馬列主義的認識與對於中國革命的認識是何等膚淺、何等貧乏，則現在我們是深刻得多、豐富得多了。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鬥犧牲，前仆後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找到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與組織者。馬列主義內普遍真理一經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抗戰以來，我黨根據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戰的具體實踐，研究今天的中國與世界，是進一步了，研究昨天的與前天的中國也有某些開始。所有這些，都是很好的現象。

但是我們還是有缺點的，而且還有很大的缺點。在我看來，如果不糾正這類缺點，就無法使我們

的工作更進一步，就無法使我們在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的偉大事業中更進一步。

首先來說研究現狀。像我黨這樣一個大政黨，雖則對於國內國際現狀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績，但對於國內國際的各方面，對於國內國際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們所收集的材料還是零碎的，我們的研究工作還是沒有系統的。二十年來，一般地說，我們就沒有對於上述各方面作過收集材料與深入研究的工作，缺乏調查研究實際狀況的濃厚空氣。「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葉，誇誇其談，滿足於一知半解，這種極壞的作風，這種完全違反馬列主義基本精神的作風，還在我黨許多同志中繼續存在着。馬、恩、列、斯教導我們認真的研究情況，從客觀的真實情況出發，而不是從主觀的臆測出發，我們內許多同志却直接違反這一真理。

其次來說研究歷史。雖則有少數黨員與少數同情者曾經進行了這一工作，但一般是不曾有組織地進行過。不論是近白年（昨天）與古代的（荷大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列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只會記誦馬、恩、列、斯的成語，對於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研究現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研究歷史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

其次說到學習國際革命理論，說到學習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許多同志似乎是爲了馬、恩、列、斯，而去學馬、恩、列、斯，並不是爲了中國革命的實踐。所以學的雖多，消化不了；引證馬、恩、列、斯的成語是很會的，運用馬、恩、列、斯的立場與方法，具體地研究中國現狀與中國歷史，具體地、析中國革命問題與解決中國革命問題則是不會的。這種對待馬列主義的態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別是對於中級以上幹部及青年學生，害處很大。

上面我說了三方面的情形：有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列主義的應用，這些都是極壞的作風。這種作風傳播出去，害了我們許多同志。

確實的，現在我們隊伍中確有許多同志被這種作風帶壞了，他們對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具體情況，不願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僅僅根據一知半解，根據「想當然」，就在那裏發號施令，這種主觀主義的作風，不是還在許多同志間存在着嗎？

對於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爲恥，反以爲榮。特別重要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簡直還沒有人認真動手去研究。有些人對於自己的東西既無知識，於是剩下了希臘及外國故事（限於故事）；也是可憐得很，從外國報紙堆中抽象地搬來的。幾十年來，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搬外國，他們起了極壞的作用，忘記了自己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這種毛病也傳染了共產黨。

我們學的是馬、恩、列、斯，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他們學馬、恩、列、斯的方法是直接違反馬、恩、列、斯的。這就是說，他們違背了馬、恩、列、斯以諄諄告誡人們的一條基本原則：理論與實際分離。他們既然違背了馬、恩、列、斯所遺留原則，於此他們自己就造出了二條相反的原則：理論與實際分離。在學校教育中，在在職幹部教育中，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軍事特點，諸如此類，其結果，謬種橫行，誤人子弟。在延安學了，到郵縣就不能應用。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法幣，當然學生也不能解釋。十七八歲的娃娃，教他們啃「資本論」，啃「反杜林論」。這樣一來，就在許多學生中造成了一種反常心理，對中國問題反而無興趣，對黨的指示反而不重視，他們一心嚮往的，就是他們從先生那裏學來的據說是萬古不變的教條。

當然，上面我所說的是極端一典型，不是說普遍如此。但是確實存在這種典型，而且是相當的多，幹人相當的大，不可等閑視之。

爲了反覆說明這個意思，我想將兩種互相對立的態度對照地講一下。

第一種：主觀主義的態度。

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周圍環境不作系統的周密的研究，單憑主觀熱情去工作，對於中國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割斷歷史，只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對於中國昨天明天的面目漆黑一團。在這種態度下，就是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恩、列、斯的理論，不問它與中國革命有什麼聯系；不是爲着要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而到馬、恩、列、斯那裏找立場找方法，而是爲理論而理論，爲馬、列而馬、列。不是有的放矢，而是無的放矢。馬、恩、列、斯教導我們說：從客觀存在的實際事物出發，從其中引出規律，作爲我們行動的基礎。爲此目的，就要詳細佔有材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及綜合的研究。我們許多人却相反，不去這樣做。其中許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他們對於研究今天的中國與昨天的中國一概無興趣，只把興趣放在現成的書本上，許多人是做實際工作的，他們也不注意客觀情況的研究，往往半憑熱情，把感想當政策。這兩種人都憑主觀，忽視客觀。或作演講，則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則誇誇其談的一大篇。無實事求是之意，有譁衆取寵之心，華而不實，脆而不堅，自以爲是，老子天下第一，飲差大臣滿天飛。這就是我們隊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風。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壞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壞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壞了革命。總之，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論是共產黨的大敵，是無產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之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真理才會抬頭，革命才會勝利，黨性才會鞏固。沒有科學態度或沒有完全的科學態度，即是說，沒有或不完全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態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

完全。

有一首對子，是替這種人畫像的，那對子說：

「論上蘆葦，頭重脚輕根底淺；

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對於沒有科學態度的人，對於只知背誦教條的人，對於徒有虛名並無實學的人，對於向馬列主義開玩笑的人，你們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診治自己毛病的話，我勸他把這首對子記下來，或再勇敢一點，把它貼在自己房子裏的牆壁上。馬列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任何一點跳皮都不行的，我們還是老實一點罷！

第二種：馬列主義的態度，即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態度。

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不是單憑熱情去工作，而是把革命熱情與實際精神結合起來。在這種態度下，就是不要割斷歷史，不單是懂得希臘，而且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今天，還要懂得昨天與前天。在這種態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列主義，使它與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為了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與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列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找這根「矢」，不是爲了別的，是專門爲了要射中國革命與東方革命這個「的」的，否則這「矢」就不適是一個徒供玩好的古董，一點什麼用處也沒有。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求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得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環境的內部聯系，作爲我們行動的嚮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像，不憑熱情，不憑資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佔有材料」，從這些事

「科學的結論。這種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排列，也不是誇誇其談的禮調文章，而是科學的結論。這種態度，有實事求是之意，無謙恭取寵之心。這種態度，就是黨性，就是理論與實際統一的馬列主義作風，就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如果有了這種態度，那就既不是「頭重腳輕根底淺」，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

依據上述意見，我有下列提議：

(一) 向全黨提出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依據歷史唯物論的方法，對敵友我三方的經濟、財政、政治、軍事、文化、黨務各方面的動態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工作，然後引出應有的與必要的結論。為此目的，就應引導同志們的眼光向着這種實際事物的調查研究上去。就要使同志們懂得，共產黨員及其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於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兩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後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們懂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誇誇其談的亂說一頓與一三三四的現象羅列，都是無用的。例如關於宣傳工作，如果不了解敵友我三方的宣傳狀況，我們就無法正確地決定我們的宣傳政策。任何一個部門的工作，都必須先有情況了解。然後才有好的處理。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政策，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

(二) 對於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廢除無組織狀態。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研究，然後才有可能作綜合研究。

(三) 對於在職幹部教育與學校幹部教育，應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由此出發去研究馬列主義，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列主義的方法。研究馬列主義，又應以聯共黨史為中心材料，其他一切為輔助材料。聯共黨史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與總結，是理論與實際結

合的典形，在全世界上還只有這個完全的典形。我們看列寧、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工作的了。

我們走過許多錯路，但錯誤常常是正確的先導。在如此生動豐富的中國革命環境與世界革命環境中，我們這一學習問題上的改造，相信一定會有好結果的。

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毛澤東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在黨校開學典禮大會上的演說）

黨校今天開學，我慶祝這個學校的成功。

今天我想講一點關於我們黨的作風的問題。

爲什麼要有革命黨？因爲世界上有敵人存在，所以要有革命黨。並且不但是普通的革命黨，而且要是共產黨這種性質的革命黨。因爲如果沒有共產黨這種性質的革命黨，敵人的澈底打倒是不可能的。我們要打倒敵人，我們內隊伍就要整齊，我們的脚步就要一致，兵強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那末，敵人就不會被我們打倒。

現在我們黨還有什麼問題呢？我們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是沒有問題的，我們黨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我們有幾十萬黨員，他們在和人民一道，向着民族敵人作艱苦卓絕的鬥爭。這種英勇犧牲的精神，這種爲人民服務的成績，是大家看見的，是不能懷疑的。

那末，究竟我們的黨還有什麼問題沒有呢？還有缺點沒有呢？我講，還是有問題的，還是有缺點的，而且就某種意義上講，問題還相當嚴重。

什麼問題呢？就是有些幾種東西在一些同志的頭腦中還顯得不大正確，不大正確。

那幾種東西呢？就是一個思想問題，一個黨內黨外的關係問題，還有一個言語文字問題。在這三個問題上，我們有些同志還有些不大正確的作風沒有去掉。這就是說，我們的學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黨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文風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謂學風有些不正，就是說的主觀主義。所謂黨風有些不正，就是說的宗派主義。所謂文風有些不正，就是說的黨八股。這些作風不正

，並不像冬天的北風那樣，滿天都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現在已不是佔統治地位的作風了，這不過是一種逆風，一種歪風，是從防空洞裏跑出來的（笑聲）。但是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一種風，是不好的，我們要把這個洞塞死，我們黨都要來做這個塞洞工作，我們黨校也要做這個工作。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這三股歪風，有它的歷史根源，現在雖然不是全黨統治的東西，但是它還經常作怪，還在襲擊我們，因此，有整頓之必要，有抵制之必要，有加以分析說明之必要，有研究之必要。

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我們要完成打勝敵人的任務，必須完成這個整頓黨內作風的任務。學風也是黨的學風，文風也是黨的文風，所以都是黨風。只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黨外有這種不良風氣的人，只要他是善良的，就會跟我們學，改正他們的錯誤，就會影響全民族。只要我們共產黨的隊伍是整齊的，步調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強大的敵人都是不能不被我們打倒的。

現在我來講一講主觀主義。

主觀主義是一種不正派的學風，它是反對馬列主義的，它是與共產黨不能並存的。我們要的是馬列主義的學風。所謂學風，不但是學校的學風，而且是全黨的學風，是領導機關、全體幹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列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工作態度問題。既然是這樣的問題，所以學風問題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第一個重要問題。

現在有些糊塗觀念，在許多人中間流行着。例如關於什麼是理論家，什麼是知識分子，什麼是理論與實際聯系等等。

我們首先要問，我們黨的理论水平究竟是高還是低的呢？近來馬列主義的書籍翻譯的多了，讀的也多了。這是很好的事，但是否就可以說我們黨的理论水平已經是提得很高了呢？確實，我們的理論水平比過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國革命運動的豐富內容來說，理論戰線就非常之不相稱，二者比較起來，理論方面就顯得非常之低，非常之落後。一般說來，我們的理論還不能夠與革命實踐相平行，更不去說理論應該跑到實踐的前面去。我們還沒有把豐富的實踐提高到應有的理論程度。我們還沒有對革命實踐的一切問題、或重大問題，經過考察，上升到理論的階段。你們看，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我們究有多少人創造了算得稱為理論的理論，算得稱為科學形態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葉的理論呢？特別在經濟理論方面、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從鴉片戰爭到現在，已經一百年了，但是還沒有產生合乎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的、真正科學的一本理論書。像中國經濟的問題，能不能說理論水平已經高了？能不能說我黨已經有了像樣的經濟理論家呢？實在不能說。我們讀了許多馬列主義書籍，能不能就算是有理論家呢？也不能的。因為馬列主義是馬恩列斯他們根據實際創造出來的理論，從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中抽出來的總結。我們如果僅僅讀了它，但是沒有根據它來研究中國的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沒有創造出合乎中國實際需要的自己的特殊性的理論，我們就不能妄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如果我們身為中國共產黨員，却對於中國問題熟視無睹，天天看，看不見，帶了眼鏡，還是看不見，看見了的只是書架子上的馬恩列斯的現成文獻，那末，我們在理論戰線上的成績就未免太壞了。如果我們只知背誦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或哲學，從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爛熟了，（笑聲），但是完全不能應用，這樣是不是就算得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呢？大概不能算吧，這樣的「理論家」實在還是少一點好。假如一個人讀了一萬本馬恩列斯，每本又都讀了一千遍，以至於句句都背得，這還是不能算理論家的。我們所要的理論家是什麼理論家呢？是要這樣的理論家，他們能夠依據馬恩列斯的立場、觀點、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與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够在中國經濟、

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我們要的是這樣的理論家。假如要作這樣的理論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領會馬列主義的實質，真正領會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並且應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學地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找出它的發展規律，這樣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理論家。

現在中央做了決定，號召我們的同志，學會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思想方法認真的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對每一問題加以調查研究，然後創造出理論。這個責任是担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黨校不應該是死讀馬列主義條文的，而是項能够首先精通它，然後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現在作興用百分數計算成績，那末，像讀一萬本書，每本讀了一千遍，但是完全不能應用，這究竟應該算多少分數呢？我說一分也不算。（笑聲）但是，如果你能應用馬列主義觀點，說明一個兩個實際問題，那就要受到稱讚，就算有了幾分成績。被你說明的東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現在我們黨校，也要定這個規矩，看他讀了馬列主義以後怎樣看中國問題，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會看的，有不會看的，這樣來分優劣，分好壞。

關於所謂「知識分子」的問題。因為我們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文化不發達，所以知識分子特別寶貴。中央又作了關於知識分子的決定，要爭取廣大的知識分子，只要他們是革命的，願意參加抗戰的，一概採取歡迎態度，這是很對的。因此知識分子就很光榮，土包子就吃不開。我們尊重知識分子是完全應該的，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則比他們多一點，於是有人說：「哈！你弄顛倒了，亂說一頓」（笑聲）。但是，同志，你別着急，

我講的多少有點道理。

什麼是知識？從古至今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民族鬥爭知識也包括在裏面。此外還有什麼知識呢？沒有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概括與總結，此外再也沒有別的知識了。我們現在看看一些學生，看看那些從社會實際活動完全脫離關係的學校裏面出身的學生，他們的狀況是怎麼樣呢？一個人從小學一直讀到大學，畢業了，算有知識了。但是他們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這些都沒有幹過，這些實踐的知識一點也沒有，他們有的只是書本知識。這樣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呢？我以為很難，至多算得一個半知識分子吧，因為他們的知識還不完全。什麼是比較完全的知識呢？一切比較完全的知識都是由兩個階段構成的：第一階段是感性知識，第二階段是理性知識，理性知識是感性知識的高級發展階段。學生們的書本知識，是什麼知識呢？假定他們的知識都合乎真理，也是他們的前人總結生產鬥爭與階級鬥爭的經驗寫成的理論，不是他們自己親身得來的知識。他們接受這種知識是完全必要的，但須知道這種知識對於他們是倒轉的，是逆行的，是片面性的，是人蒙證明了，而在他們則還沒有證明的。他們須知學這種知識並不那麼困難，甚至可以說是最容易的。像火司父煮飯就不容易，要把柴米油鹽醬醋等件合起來創造成吃的東西，這是並不容易的事情，弄得好吃更加不容易，西北菜汁和我們家的大司父比較起來，就有很大的區別。火大了要焦，鹽多了發苦，（笑聲），煮飯做菜真正是一門藝術。書本上的知識呢？如果只是讀死書，那末，只要你識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麼書，公家又給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頭擺腦的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者關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這比大司父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捉捉豬，豬會跑，（笑聲），殺豬，牠會叫，（笑聲），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笑聲），隨你怎樣擺佈都可以。世界上都有這樣容易辦

的事呀！所以我勸那些只有書本知識但還沒有接觸實際的人，或者實際經驗尚少的人，應該明白自己的缺點，將自己的態度放謙虛一點。

有什麼辦法使半知識分子變為名符其實的知識分子呢？唯一的辦法，就是使一切僅有書本知識的人回到實際工作中去，變為實際工作者，而對於從事理論工作的人，則回到實際研究中去，這樣就可以達到目的。

我這樣說，難免有些人要發脾氣，他說：「照你這樣解釋，那末，馬克思也是一個半知識分子」。我說：是的，馬克思一不會殺豬，二不會耕田。但是他參加了革命運動，他又研究了商品。商品這個東西，幾百萬入，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視無睹。只有馬克思，偏偏研究了它，他拿了商品，還掃看，那掃看，不像我們讀那共黨史這種馬湖從事。他從商品的實際發展中做了分析工作，從普遍的存在中找出理端來。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歷史，研究了無階級革命，創造了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與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這樣，馬克思真得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他與半知識分子有別，他參加了實際革命運動，他回到實際中去加以調查研究，概括了各種東西，這種概括的知識就叫做理論。我們黨內需要許多同志做這樣的工作。我們黨內現在有大批的同志，可以從事於這樣的理論研究工作，他們大都是聰明有為的人，這些同志我們要寶貴他們，要尊重他們。但是他們的方針要對，過去的錯誤他們不要重複。他們必須拋去教條主義，必須不停止在現成的書本上。

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可客觀實際得到了證明的理論，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斯大林曾經講過，脫離實際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空洞的理論是沒有用的，不正確的，應該拋棄的，好談這種空洞理論的人，應該伸出一個指頭向他括臉皮。馬列主義是從客觀實際產生出來又可客觀實際獲得了證明的真正確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許多假馬列主義的人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條，就阻礙了理論的發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另一方面，我們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如果誤用了他們的經驗，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錯，這樣的人經驗很多，還是很可寶貴的。但是，如果就以經驗為滿足，那也很危險。他們須知自己的知識是屬於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識與普遍的知識，就是說，缺乏理論，他們的知識也是比較的不完全。而要把革命辦好，沒有比較完全的知識是不行的。

這樣看來，有兩種不完全的知識，一種是現成書本上的知識，那怕是馬列主義，也可以使他變成空洞的東西。一種是偏於感性與局部的知識，沒有發展成為理性的與普遍的東西。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結合，才會產生好的比較完全的東西。

但是，我們工農幹部要學理論，必須首先學文化，沒有文化，馬列主義理論就學不進去。學好了文化，隨時都可學習馬列主義。我幼年沒有進過什麼馬列主義的學夜，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語（笑聲），我識字便是從這裏學來的，譬如「學習」兩個字，就都有了，我可以用這兩個字來學習馬列主義。何況現在不學孔夫子，學的是新鮮的國文史地與自然常識，這些文化課學好了，到處有用。我黨中央現在強調工農幹部學習文化，因為學了文化以後，政治、軍事、經濟那一門都可學。否則工農幹部雖有豐富經驗，却沒有上升到理論的可能。

由此看來，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必須使上述兩種人各自自己缺乏的方面發展，必須使兩種人互相結合，有實本知識的人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後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到理論，然後才可以不把局部經驗誤認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兩者都是主觀主義，是從不同的兩極發生的東西。

所以，我們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他們都是只看到片面，沒有看到全面，如身不注意，如果不知道這種片面性的缺點，並且力求改進，那就容易走上錯誤的道路。

路。

但是這兩種主觀主義，現在我們黨內主要的還是教條主義最爲危險。因爲教條主義容易裝出馬恩列斯的面孔，嚇唬工農幹部，把土包仔壓起來，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農幹部不易識破他們的面孔。也可以嚇唬天真浪漫的青年，把他們充當俘虜。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就可以使有舊本知識的幹部，願意與有經驗的幹部相結合，願意從事實際事物的研究，可以產生許多理論與經驗結合的良好的工作者，可以產生許多真正理論家。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經驗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使有經驗的同志上升到理論，而避免經驗主義的錯誤。

除了「理論家」與「知識分子」兩個糊塗觀念而外，還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論與實際聯系」，在許多同志中間也是一個糊塗觀念。他們天天講「聯系」，實際上却是講「隔離」，因爲他們，不去聯系。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怎麼互相聯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對準靶，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關係，就是箭與靶的關係。有些同志却在那裏「無的放矢」，亂放一通，這樣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壞。有些同志則僅僅把箭拿在手裏搓來搓去，連聲讚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願意放出去。這樣的人就是古董鑑賞家，幾乎和革命不發生關係。馬列主義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否則我們爲什麼要去學馬列主義呢？是不是因爲我們吃了小米不得消化，因此學念消食經呢？我們黨口口聲聲定要學馬列主義爲了什麼呢？這個問題不講明白，我們黨的理论水平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

我們的同志必須明白，我們學馬列主義不是爲着好看，也不是因爲它有什麼神祕，好像道士們到茅山學了法就可降妖捉怪一般。它也沒有什麼好看，也沒有什麼神祕。它只是很有用。直到現在，似乎還有不少的人，把馬列主義有作現成的萬丹靈藥，只學得了它，就可以毫不費氣力的包醫百病。這是一種幼稚的蒙昧，我們對這些人還應該作啓蒙運動。那些將馬列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